

天下霸唱◎著

GUI BU YU
ZHI SI AN DUN GUI MI

鬼不语

之 仙墩鬼泣



盗墓鼻祖天下霸唱蛰伏五年
继《鬼吹灯》之后
全新超越之作

重启盗墓密码 开创冒险新传奇

一个民间奇人后代所亲历的诡异经历 “胡八一”完美回归，故事更加精彩

独家附赠 盗墓解密卷宗

CTS 湖南人民出版社

鬼不語

之 仙墩鬼泣

天下霸唱

◎作品

CS 湖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鬼不语之仙墩鬼泣 / 天下霸唱著. —长沙：湖南人民出版社，2012.12
ISBN 978-7-5438-9093-0

I.①鬼… II.①天… III.①长篇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 IV.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2）第312471号

鬼不语之仙墩鬼泣

著 者 天下霸唱

出 版 人 谢清风

策 划 人 周 政

策划编辑 喻 立

责任编辑 喻 立

封面设计 彭意明

版式设计 罗四夕 吴繁荣

插 画 他山石工作室

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[<http://www.hnppp.com>]

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

邮 编 410005

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

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710×1000 1/16

印 张 18

字 数 200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5438-9093-0

定 价 29.8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，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，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目录 C O N T E N T S

001/第一章 鬼市耳录

我在兴安岭和黑龙江边见过草蠊，却没见过同时出现这么多，东北话讲草蠊也叫小咬或墨蚊，犹如一架架装备精良凶悍无比的战斗机，铺天盖地冲下来能把一头活生生的大牯牛吸成牛肉干。

012/第二章 吃入壁画

马灯让墓穴中涌出的阴气，冲得忽明忽暗，同时有只从没见过的恶兽，白毛金睛，张着血口扑将出来，我们三人几乎是魂飞魄散，头上毛发直立，挤在狭窄的墓道里无从退避。

030/第三章 千年噩梦

张巨娃揭开契丹女尸的黄金覆面，让脸如槁木的萨满神女吓破了胆，他闪身躲到墓室边上，随后这个人就突然不见了，直到我掏出手电筒照向墙壁，才看见张巨娃的上半截身子陷在壁画中，剩下两条腿还在用力踢蹬。

036/第四章 通天黄泉

两千年前伏牛山通天岭的气候温暖潮湿，到处覆盖着森林，到后来水土流失，连山猫土狗也不多见了，仅剩下荒山野岭，途中除了山就是山，还都是形同坟茔的秃山，群山连绵起伏，有如一座座巨大的坟丘，一直延展到天的尽头。

042/第五章 乌鼠奇遇

那些谷物埋到坟墓里年深岁久，在很特殊的条件下，会使罐子里的粮食发酵变成美酒，死尸腐烂散发出的尸气，以及坟穴里的阴气，种种因素缺一不可，盗墓者揭开棺材中的罐子，如果闻不到腐臭，反而有种罕有的异香，民间说白话，称之为“顶棺酒”。

051/第六章 天外飞仙

这村堡的位置正在地洞上方，看祖庙地面有刻着阴阳鱼图案的两块石板，飞仙村中的房屋，以八卦方位分布，三重三层的房屋当中围着祖庙，祖庙地上是两眼古井，这两眼井暗指阴阳，对照屋顶的持戟天神可以推断，井底一定通到山腹。

067/第七章 赤须土龙

我和厚脸皮察觉到情形不对，同时挥起火把，对着那阵阴风的来处打去，火把光影晃动之中，照出半空一张枯蜡般的死人脸，那面容有如枯蜡的僵尸，脸皮是赤红色，眼窝塌陷，口中啾啾有声，比夜猫子叫得还要难听，脖子很长，在半空鼓翼盘旋，带起阵阵阴风。

082/第八章 洛阳古墓

前清时文臣武将的棺材摆法有讲究，文官头朝西脚朝东，武将头朝北脚朝南，从坟包子的高度，推算坟坑的深度，瞅准了方位，四个人一同动手，撬开正殿地面的砖石，快手冯掏土的本事无人可及，不到两袋烟的功夫，已经把盗洞挖进了坟中。

096/第九章 黄河水妖

挖到晌午时分，挖开一个很深的大坑，沙土下面露出整齐的瓦片，看来佛殿虽让泥沙埋住了，但淤泥干枯之后形成了一层封闭的土壳，时隔七八百年之久，殿堂依然在地下保存得十分完好，揭开瓦片看里面，阴森莫测，佛殿中梁柱腐朽，说不准什么时候会发生垮塌。

119/第十章 神秘大佛

这尊巨佛大如山岳，目必有所运，手必有所持，像高七八丈开外，周身共计一百零八目四十二臂，神情威严慈悲，佛面让光束一照，金光晃动，显然贴满了金箔，两侧还供着许多罗汉像、地藏菩萨像，前面则有弥勒佛以及韦陀菩萨，全是北宋年间的造像。

132/第十一章 沙洞巨鱼

城上城下的人无不吃了一惊，城中数重大殿皆为宝顶金盖，跟此地的黄金相比，巨佛脸上贴的金箔不算什么了，只是让沙土覆住了看不出来，此时黄河大水涌进来，冲掉金顶上的泥沙，金光迸现，分外晃人眼目，陷在沙洞中的真是一座宝城。

143/第十二章 湖底沉城

没想到棺材中的脸会呈深绿色，这张脸不仅长，而且面目模糊诡异，那样子怎么看都不像人，干尸却也有两手两脚，身上黑乎乎的。我们用手电筒对着棺材里照了半天，看出死人脸上是狰狞的树皮面具，由于年头太多，枯皱扭曲的面具已同干尸合而为一，再也揭不开来。

160/第十三章 潜山鬼话

这地宫的布置，可谓颠倒乾坤，顺逆阴阳，沉陷在湖底千年，地宫里面却没有让水淹过的痕迹，玉棺金俑、带着树皮面具的干尸、山峰周围的房屋，到处透出诡秘古怪，在探明墓主身份以前，全都如同湖面的大雾一样，令人看不透，想不通。

174/第十四章 阴间宝殿

女尸身上最显眼的东西，是头上有黄金打造的“鹿首步摇冠”，前端轮廓似牛，上边的形状如同盘曲多枝的树杈，主体是枝干般的两个角，每个角分别向上分出四个枝杈，八个枝杈枝上各悬一片金叶子，看上去像是变形的树枝，又像鹿角，佩戴之人每走一步，头上的黄金枝叶都会随着颤动，故名“鹿首步摇冠”。

188/第十五章 玉棺金俑

我和大烟碟儿当即上前，跟他一同推开半米多厚的椁盖，阴沉金丝楠木重得出奇，仅凭三人之力，万难揭起，只能缓缓推开，半倚在石兽宝床之侧。金丝楠木的外椁里边裹着内棺，只见在椁盖下的缝隙间，已经生出尺许厚的云母，一大片一大片，长得死死的，遮住了下面的玉棺。

204/第十六章 铜镜幽灵

他去拿女童手捧的古镜，说也怪了，那女童面容本是栩栩如生，刚把铜镜取下来，脸色一瞬间变得灰暗，五官枯萎塌陷，衣服的颜色也跟着消失，转眼在我们面前化成了一堆尘埃。

216/第十七章 搜傺志异

从鲨鱼皮鞘中抽出铜剑，就看剑身不长，但毫无锈斑，布满了菱形暗纹，均匀瑰丽，铸有鸟篆铭文，刃口锋利，土龙子棺槨中有越王掩日剑，相传是春秋战国越王八剑之一，落到千古异底村，成了镇教之宝，然而我们拾到的这柄古剑，虽说不及掩日，也非寻常的青铜剑。

230/第十八章 入头灯笼

我突然嗅到了外边的血腥气，心中一惊，意识到那个女人的头还在外边，忙把殿门合上，正要放下门栓，猛听“砰”的一声，殿门被从外向里撞开，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中，那女子的人头从雾中伸进了大殿，火光映照下，我们看到女子人头下的脖子是猪肝色，好像被剥掉了皮的肉。

245/第十九章 转生活神

我用鼻子一嗅，阴森的祭祀坑里是多了一股血气，可周围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到，瞅见石梁尽头的宰牲台上有几只巨烛，便用火把一一点上，这才看到祭祀坑中出现了血雾，之前在村子里砍掉了肉丘上的傺婆人头，散不掉化不开的怨气变成了血雾，那时我们只看得心里发毛，没想到会跟到这里。

258/第二十章 重开世界

转眼之间，古尸肚子瘪了下去，两腿间爬出一个硕大的怪婴，状若浑浑噩噩，周身遍布枯褶，方面尖耳，两眼还没睁开，四肢前长后短，也与那母山鬼外形相近，只是没那么多灰白色的长毛，皮肉干枯，一看即是胎死腹中，可居然还能活动？

271/后记——傺

第一章 鬼市耳录

01

过去，老北京人所说的“鬼市子”，也叫鬼市儿，或说晓市，按方位分为几处，四更前后全是摸着黑来摆地摊的，东西大多来路不正，见不得光，那会儿每到夜里，东市上常有身份不明行迹可疑之辈，在楼前楼后到处转悠，人鬼难辨，胆小的都不敢往前凑合。

提到鬼市，我先说一个叫瞎老义的人。当年在南门外住了很多抬杠为生的穷汉子，不是指说话抬杠，以前死了人装进棺材出殡，要用杠子把棺材抬到坟地下葬，这是给死人抬杠子，给活人抬杠是指抬轿子，民间叫顺了口，管杠夫们住的地方叫杠房胡同，地名沿用至今。瞎老义家就住在杠房胡同，解放前他以盗墓扒坟为生，拿行话说正经是个倒斗的，他也不是真瞎，上岁数之后眼神儿不行了，看东西看不清楚，经常闹出笑话，老街旧邻们根据这个特点，称他为“瞎老义”。

此人眼神儿不好到什么程度呢？据说大白天在街上走，看见地上有捆东西，瞎老义高兴坏了，心说：“谁的皮货掉了？”趁着周围没人，想抱起来拿回家去，怎知刚一伸手，只听汪汪两声，一条大黄狗从地上跑了。

还有一次，瞎老义买了两个烧饼，刚出炉的芝麻烧饼，一定要趁热吃才好，天冷刮大风，他站到墙根底下避着风吃，没看见跟前的墙上贴了份布告，布告都盖着大印，早先大印是方的，后来改成了圆形印章，那年月认字儿的人少，有个外地人凑过来看布告，这个人从没见过圆的印章，以为瞎老义也在看，就问他那个圆的是什么，瞎老义说：“圆的是烧饼啊，想吃自己买去。”外地人一听这都哪跟哪，指着布告说：“不是烧饼，问你这上边是什么？”瞎老义说：“上边的这是芝麻。”俩人所问非所答，越说越拧，差点儿没打起来。

这些事不一定全是真的，或许有人故意编排，但传来传去，城里城外都知道有这么一位瞎老义，还听说他走在半路上，看见地上掉了个大头钉，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，瞎老义以为是珍珠，捡起来一按扎破了手，他也怪自己眼神儿不好，悻悻地说：“呸，是个臭虫，这都掐出血来了。”

言而总之，瞎老义的眼神儿确实不怎么样，瞧见大风刮得鸡毛满天飞，他能看成是麻雀，虽然没有完全瞎掉，倒斗这碗饭却没法吃了，此后常年在鬼市摆摊做买卖，他那买卖做的和别人不同，地上摆几包取灯儿，取灯儿就是火柴，老言古语叫取灯儿，念出来要念成起灯儿，在鬼市上换取灯儿叫换软鼓，取灯儿有明的意思，明字同冥，是告诉别人专收老坟里掏出来的东西，他自己在旁边一坐，对来来往往的人不闻不问，不认识的一概不搭理。

听瞎老义自己说，他那双眼坏得很离奇，在他还做倒斗这行当的时候，有一年去外省掏坟，打当地老乡口中得知，他们那个山上有怪事，每当月明的夜晚，山上会亮起一团白光，不知是个什么东西，在山脚下仰望，如同有两轮明月。

瞎老义听完，以为是山中古坟埋宝，打听明白路找过去，傍晚时分走到山下，忽然阴云密布，雷声隆隆，他怕遇上大雨，不敢再往前走了，看路旁有座鹿鸣古寺，有心夜宿于此，但是寺庙荒废多年，前后没有一个僧人，他也是不信邪，点上油灯进了佛殿，见佛像后有空屋一间，两扇门板残破不堪，推开就关不上了，他找些稻草铺地，一个人坐在屋里，吃几块干粮充饥，不意风声渐紧，天昏地黑，还没

下雨，只有雷声闷响不绝。

正想合衣而卧睡上一会儿，却听得佛殿外声响不对，瞎老义担心遇上盗匪，赶紧从屋里出来，躲到佛像后边偷看，此刻殿门推开，从外进来一个女子，身穿蓝布衣衫，瞎老义顿时吃了一惊，因为他常年盗墓掏坟，眼力不凡，看出这女子身上带着股阴气，好像刚从坟里爬出来，只见女子匆匆进了佛殿，在佛像前跪拜不止，同时有雷火如金蛇绕殿，瞎老义吓得魂飞胆裂，不知这个女人是什么来路，竟要在鹿鸣古寺的佛殿中躲避天雷？

那女子也发觉佛像后有人，猛然一抬头，脸上六只眼，瞎老义瞅见不好，低着头只顾逃，刚把殿门拽开，那女子从后头追到了，突然一道炸雷从殿门中打进来，当场击在那女子头顶，瞎老义也跟着昏死在地，双眼在那时候让雷火灼伤，瞎倒没瞎，看东西却越来越模糊。转天有山民路过古寺救起瞎老义，再看佛殿中让雷劈死了一个大蜘蛛，肚子里全是绿松石一样的苍石，似玉非玉，入夜后能放光，皎如明月，始知老乡们看见山上放光是这个东西作怪，蜘蛛精千年道行一朝丧。

02

瞎老义是否真有这段遭遇，我无从知晓，反正我是不大相信，听说瞎老义还救过我的命，我属蛇，按传统说法是属小龙，在我三四岁的时候，父亲下夜班回家，骑着自行车经过一条土路，骑着骑着就感觉自行车“咯噔”颠了一下，好像压到了什么东西，停下车看，发现刚才骑车经过的地方，轧死了一条蛇。当时并没多想，骑上车刚要走，却有个小孩拦住去路，小孩指着父亲说：“你轧死我不要紧，我让你们家里属蛇的人给我偿命。”说完便不见了。此后我在家发高烧说胡话，怎么治也不见起色。街坊四邻都说这是撞邪了，瞎老义曾是我祖父的结拜兄弟，我们两家关系不一般，我父亲知道瞎老义懂这些迷信的门道，就把下夜班骑车轧死一条蛇的事，一五一十跟他说了，让他帮忙想想办法。瞎老义说：“这准是蛇仙上门索命，必须给孩子改名换姓，到农村躲七七四十九天，白天走，经过路口还要在地上撒雄黄，这么的才能躲过这场灾。”家里人按瞎老义的话，把我带到乡下住了一段时

间，之前起的大名小名全换掉再也不用，好歹算是把这条小命保住了。

关于父亲骑车轧死蛇这件事，我也只是听瞎老义说过，记得小时候家家户户都不富裕，在那个年代，大部分东西是凭票供应，胡同里的邻居们逢年过节才舍得炖肉吃，可瞎老义每个月都要吃一两回烤羊肉，吃法跟别人不一样，在他屋里有个铁炙子，下面的炉子里烧松塔松柴，炉前放一条长凳，吃烤羊肉的时候不坐着，一只脚踩到凳子上，左手托着一个碗，碗里是用“醋、酱油、姜末儿、料酒、卤虾油、葱丝、香菜叶”混成的蘸料，右手拿一双长杆儿似的竹筷子，夹起切成片的嫩羊肉，先蘸佐料，再把腌透的羊肉放到铁炙子上翻烤，烤熟的鲜嫩羊肉就着糖蒜和热牛舌饼吃，瞎老义说这是关外旗人才有的吃法，早年间，他到关外深山老林中找过金脉，所以他也习惯这种粗犷吃法，由于他眼神不好，孤老头子一个，身边没个近人，因此从我会拿筷子开始，一直是我帮他烤羊肉，顺便跟着解馋，瞎老义哪次也是管我的够，他在吃烤肉的时候总要喝上二两，边喝边给我说他当年怎么怎么找风水龙脉，又是如何如何盗墓取宝，比如蜘蛛过水是什么坟，惊蛇入草是什么墓，全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旧话，却是也不乏出天入地之奇，他说的有意思，我很喜欢听，后来等我长大了才知道，每次瞎老义要吃烤羊肉，准是他又收到从老坟里掏出来的东西了。

别看瞎老义住的胡同低矮简陋，那地方的能人真是不少，还有位做泥瓦活儿的韩师傅会拳法，不是在北京比较有名的形意太极八卦，只是穷乡僻壤中默默无闻的野拳，在韩师傅的老家，乡下种地的人都练这种拳，我也跟韩师傅学过两年，瞎老义告诉我：“别跟老韩练那个，会了拳脚容易惹事。”

我不信，结果真捅了大娄子，那年初冬，我路过荒凉的地坛公园后墙，遇见疯子带了几个小流氓，拦着俩女孩不让走，据说疯子的爹娘是高干，这小子在“文革”武斗时受过刺激，脑子不大正常，仗着有医院开的证明，号称拿刀捅死人不用偿命，他心黑手狠，平时总有伙猫三狗四的浑小子跟着他，在街上无法无天，没有他们不敢做的事，这次拦住两个姑娘要扒裤子，其中一个女孩是我以前的同学，我过去拦挡，疯子二话不说，掏出刀子对着我就捅，我下手也是没轻没重，抄起锁自行车的钢丝锁，给疯子脑袋上来了两下，疯子哼都没哼一声就趴在地上不动了，脑袋上流血流得像坏掉的自来水管子，旁边那些小流氓吓呆了，纷纷叫着打死人了，

一哄而散。

我心知惹下大祸了，跑去瞎老义家想躲两天，那低矮的小平房即使在白天也很昏暗，我推门进去，看他盖着被子躺在床上，被子底下竟露出毛茸茸一条大尾巴，分不出是狼还是狐狸，我当时吓坏了，赶紧往屋外跑。

03

我跑到门口跌了一跤，撞在水缸上，额角留下一道疤，出来看见瞎老义从胡同外往里走，原来瞎老义腰腿不好，惧寒怕风，冬天要铺狼皮褥子，屋里那是条狼皮褥子，瞎老义问我：“慌里慌张的又捅什么娄子了？”

我把在地坛后边打疯子的事说了一遍，可能出人命了。

瞎老义听完也是吃惊，说道：“人命官司非同小可，何况人家爹娘是当官的，你要是落到他们手里，那还不是公羊绑在板凳上，要刮毛要割蛋，全都随人家的便了。”

我说：“随他们怎么便，脑袋掉了碗大个疤，再过十八年，我不还是我吗？”

瞎老义说：“不能意气用事，快收拾东西，先到内蒙躲些日子，你爹那边回头我告诉他。”

我当时真以为出人命了，听了瞎老义的话，连夜乘火车逃往东北的深山老林，瞎老义有个师兄人称“土地爷”，在内蒙古兴安岭木营子林场当把头，他跟瞎老义是过命的交情，瞎老义的狼皮褥子也是他送的，一见了我就拉着我问长问短不让走了，不久，家里发来电报让我回去，说是没事了，疯子没死，只是脑袋上开了两个窟窿，后来那俩女孩报了案，公安局发现疯子的证明系伪造，其爹娘为革命干部也是他自己胡编的，可我在外面野鸟似的习惯了，想跟土地爷在山里挖金子，等发了财再回去。

土地爷的祖上姓索，清朝时做过王爷，后因获罪，被朝廷流放充军至此，以挖金采参打鱼狩猎为生，他有个孙女叫“索妮儿”，我跟着这祖孙两个，在山里打兔子套狐狸，沿着黑龙江到处寻找金脉，不过因土地爷上了岁数，身子大不如前，度过了万物沉眠的漫长寒冬，又经过短暂的春夏两季，不知不觉，已是初秋，眼看

没什么收获，土地爷先回兴安岭木营子了，我和索妮儿则将之前在山里打来的狐狸皮貂皮，带到江边的集市上贩卖，从春天开江到大雪封山，江边有三次大集，这是当年的最后一次，这地方自古荒寂，人烟稀少，解放之前过来赶集的人，以林场木帮、江湖术士、散兵游勇、叫花乞丐为主，也有渔猎放牧为生的少数民族，人们自发形成集市，为的是交易在大山里挖来的金子、人参，获得的鹿茸、皮毛等物，这一传统一直保留到今天。

等把狐狸皮卖给一个蒙古族牧民，索妮儿对我说：“跟我们在山里转了这老些天，可苦了你了，今天想吃点啥好的。”

我看集市上颇有几家像样的馆子，门前都挂着灯笼似的幌子，东北这边讲究“下馆子吃饭看幌儿”，饭馆门面顶多有个字号，不写价格也不写里头做什么饭菜，这些全在幌子上看，比如从颜色上分，黄的是素斋馆，蓝的是清真馆，门头挂一个幌儿是一般的小吃店，幌儿上是圆的表示有蒸笼，装饰有花的是指能蒸馒头、包子、花卷，下面垂穗儿的是说饭馆里有面条，两个幌儿档次就比较高了，能办酒席，四个幌儿算是顶级，到头了，敢挂四个幌儿的馆子，必能做南北大菜满汉全席，价格也高，另外从来没有挂三个幌儿的馆子，因为仨幌儿和撒谎同音，饭馆忌讳欺客，绝不敢这么挂幌子，我虽然听瞎老义说过这些门道，但是没下过这样的馆子，也不知道吃什么好，就让索妮儿做主。

索妮儿把我带进一家饭馆，馆子里做的是铁锅炖大鱼，鱼是黑龙江中的淡水鱼王鳊鱼，饭馆里的做法虽糙，却架不住鱼肉鲜美，我这辈子头一次吃这么好的鱼，忍不住想喝两口，又要了半斤山果酒。正吃着饭，馆子里又进来两个人，也坐下吃铁锅炖鳊鱼，边吃边向饭馆掌柜的打听，问老沟怎么走。饭馆掌柜的一脸诧异：“老沟？上那地方干啥？挖死人去？”

04

饭馆掌柜认识索妮儿，他对那两个人说：“老沟……多少年没人提过了，要不你们问问这姑娘，她爷爷在解放前进老沟挖过金，除了土地爷，从没听说有谁能从

老沟活着回来。”

这两人立刻过来套近乎，跟我们打听老沟的事，还说如果索妮儿能当向导，带路进老沟，他们愿意付一大笔钱。

内蒙古海拉尔河诺敏河、流域有一大片荒古的湿地沼泽，西北是大山，东边是原始森林，往南是草原，方圆几百里没有人烟，两条大河迂回曲折，分叉横生，由于地势低洼，水流淤滞形成了沼泽，生长了无数年的水草盘根错节，在这一片片的草甸之间，是深不见底的漆黑淤泥，人在荒草甸子上行走，必须脚踏草丛根部，一步不慎陷进泥潭，如若无人相救，会愈陷愈深，乃至被泥沼灭顶吞没，自古以来人兽绝迹，据说沼泽深处有条岩沟，沟里有古洞，老年间有许多人铤而走险，听信了谣言，冒死去沟中找金脉，几乎都是有去无回，即使命大没陷进沼泽，下到洞里也得让土鬼吃掉，在寻金人的口中传出个地名，管那地方叫老金沟，也称老沟，提起来谈虎色变，无人敢去。

索妮儿听这两人想去老沟，瞅着却不像挖金人，况且金脉只是谣传，问道：“你俩是干啥的？要去老沟干啥？”

那俩人为首的一个四十来岁不到五十，是个二老道，道士大抵有两种，一种常年住在道观里，身上穿道袍，练气求真，是比较常见的道士，这种道士多半属于全真教，还有一种穿着和普通老百姓一样，很少穿道袍，可以娶妻生子，但也有路符，捉鬼除妖画符念咒算卦看风水什么迷信的勾当都做，他们属于正一教，按东北民间的习惯，将这样的道人叫做“二老道”。

二老道开始不肯说实话，自称有祖师托梦，让他去老沟对付一具僵尸，那僵尸年深岁久已成气候，再不除掉恐会为祸不小，后来让索妮儿问得紧了，找没人的地方才说实话，其实他祖传那套画符驱鬼的江湖伎俩，如今唬不住人了，凭着会看些风水，改了行挖坟盗墓，他听说老沟下的山洞里有壁画，认准了那地方有古墓，他想押一宝做趟大活儿，跟他来的那个人叫张巨娃，原本是草原上的孤儿，爹妈在北大荒闹狼灾时不幸遇难，只留下他一个人，后来被兵团收养，他生下来便有十斤重，粗眉大眼，因此小名唤作“巨娃”，跟着收养他的人家改姓为张，二十岁出头，身大力不亏，比常人高出一头半，是个实心眼儿，让二老道收了当徒弟，俩人想找位向导，带路穿过沼泽草甸地去老沟盗墓取宝，在这山高皇帝远的地方，靠山

吃山，靠水吃水，挖金掏坟套猎都是半公开的勾当，虽然好说不好听，可当着本地人的面，却不用隐瞒不说。

二老道伸出一根指头，对我和索妮儿说：“老兄弟，大姑娘，老道我实话都给你俩撂了，绝不亏你们，把我带到老沟，事成之后给你们这个数，咱来个痛快的，一句话，行是不行？”

索妮儿向来有主见，听二老道愿意出一个大数，想了想应允下来，她说眼下刚过完暴雨山洪肆虐的季节，进入那片吃人不吐骨头的大沼泽是九死一生，事前一定要做万全准备，让二老道和张巨娃去置办干粮和艾草，阴历七月十六在诺敏河第三个河套碰头。

索妮儿待那俩人走后，又叮嘱我说，此事千万别让土地爷知道，金脉越来越难找，她想多挣些钱，往后不让土地爷进山挖金了。我说：“别的事我倒不担心，不过我看二老道是个棒槌，无非是掏过几座老坟的臭贼，他那两下子找得到古墓才怪，老沟那地方野兽都难进去，能有哪朝哪代的古墓？我也从没听说老沟里有古墓，只知道有吃人的土鬼。”

05

老沟里有土鬼吃人，是挖金人口中传了很多年的传言，天知道真假，进老沟往返至少要六天，我们将面临最大的凶险，首先是变幻莫测的自然气候，阴雨时期穿越这片沼泽草甸，在不明情况的人看来等于自寻死路，其实别的季节也各有艰难，冬季容易迷路还会遇上狼群，春秋两季沼泽半冻半化，看不出哪里可以通过。

阴历十六，我和索妮儿带了条单筒猎枪，在河套里见到那两个人，他们也已准备妥当，张巨娃身后的大背包上还绑着口铁锅。

二老道见面就问：“没带几条猎狗？撞见野兽咋整？”

索妮儿说：“这季节草甸子里没有野兽只有野鸟和蛇，带猎枪防身足够，对了，你们咋还背着口铁锅？不嫌沉啊？”

二老道说：“这一走进去，接连好几天不见人迹，草甸子里又阴冷潮湿，我寻

思咱不得煮点热乎饭吃吗，就让我这老徒弟背了口铁锅，没事儿，他不嫌沉，半大小子，正是出力长力的时候。”

我说：“道长，你徒弟是不嫌沉，问题咱们是要进草甸湿地，他又高又壮本身就重，还背这么多东西，你想让他陷进泥淖子？咱把丑话说到头里，他这么大的个子，陷进沼泽我们可拽不动他。”

二老道说：“哎呀老兄弟，你这话说得老在理了，我都没想到，看来铁锅是不能带了，咱四个人身上的分量越轻越好。”

索妮儿说：“烧水有个行军饭盒就行，除了必备的东西，尽量多装艾草。”

我们知道索妮儿最熟悉荒原和森林里的情况，她说带什么自有她的道理，该扔的扔，该装的装，收拾好了，一行四个人往南走进了不见边际的荒草甸子，此地主要植被是耐寒的乌拉苔草，草丛茂密处形成草甸，一片连一片的草甸下是淤泥积水，泥泞不堪，浅处没膝，深处没人头顶。这里秋天来得早，初秋时节，有的草已经开始发黄，放眼四望，恍如置身于一片黄绿色的草海，远处看不见山脉，看不见森林，没有道路，只有茫茫无际的死水荒草，遍地是散发着腐臭的沼泽泥潭，跨过一个接一个的草甸，每一步都要先用木棍探路前行，稍有不慎陷到泥里，便有灭顶之灾。

湿地草甸上晴空迷雾变幻不定，一天之内，天气变上七八回是常有的事，有时起了大雾，白茫茫的东西南北都分不清，有时烈日当空，酷热难当，晒得人没处躲没处藏，突然又是黑云压顶，下起各种各样的雨，有时雷电交加，暴雨混着冰雹铺天盖地落下来，也有雨雾蒙蒙，或是紧一时慢一时的冷风阵雨，一下雨河道就涨水，湿地变成了一片泽国，在泥沼中最忌讳趟着水走，那就得在稍微高一些的地方忍着，等雨水退再动身，这么风一阵雨一阵，冷一阵热一阵，饥一顿饱一顿，深一脚浅一脚，说不尽这许多艰苦。

二老道为了求财，并不将行路之苦放在意下，他在途中指天讲地，不断给我们三个人吹嘘他当年盗墓取宝的经历，并许给张巨娃：“等这趟大活儿做成了，准给你盖房置地娶媳妇。”张巨娃感恩戴德，看二老道走不动了，便背着师傅走，在泥地中一步一陷，饶是他粗壮健硕，也累得气喘如牛。

如此走了一天，眼看红日偏西，草甸子上的气温凉爽下来，风也住了，荒野中

好一派辽阔气象，二老道说如果一直这样，在草甸子上走几天也不是什么难事，话没落地，草地中冒出一团团涌动不定的黑雾，张巨娃骇异无比：“道长，这是咋回事？”二老道惊道：“哎呀我的妈呀，妖气遮天了！”

06

东北人说话形容年纪小多用老字，显得亲近，往往管排行最小的人叫老疙瘩，二老道指我就说老兄弟，提到张巨娃就是老徒弟，他看草甸子里有几团黑雾冲天而起，忙说：“老徒弟，快拿为师的斩妖除魔剑来！”

张巨娃愣道：“没见过，那是啥？”

二老道气得嚎叫，数落道：“你个山炮玩意儿，上炕认识老婆，下炕认识鞋，竟连你师傅我的斩妖剑也不认识，不就是顶门的那根桃木棍子吗……”

索尼儿说：“别扯那些没用的了，这是草地里的叮死牛，快拿艾草燃烟熏它们。”

我初见那成团涌动的黑雾，似乎有形有质，发出“嗡嗡嗡嗡”的怪响，也不免吃了一惊，听索尼儿说是“叮死牛”，才明白是成群结队的草蠓。我在兴安岭和黑龙江边见过草蠓，却没见过同时出现这么多，东北话讲草蠓也叫小咬或墨蚊，犹如一架架装备精良凶悍无比的战斗机，铺天盖地冲下来能把一头活生生的大牯牛吸成牛肉干，白天日晒雨淋，看不见草蠓，傍晚时分倾巢而出，草蠓会传播荒原流脑，让它们咬上一口就有可能要命。我急忙按照索尼儿事先的吩咐，拿出四个桦木皮卷筒，给每人分了一个，塞进去艾草点燃，木皮卷筒中冒出一缕青烟，汹涌而来的草蠓，让这烟一熏纷纷趋避，从傍晚到第二天天亮，如果不是刮风下雨，就要不停地用艾草燃烟，烟雾一断，那成群成群的草蠓便飞来扑人。

张巨娃恍然大悟：“草蠓子啊，道长你咋说是妖气？”

二老道强词夺理：“这东西吃人呐，怕是荒原里的死鬼冤魂所变，妖气太重了，为师那口斩妖除魔剑没在，要在手里，只要比划那么两下，草蠓子全散，根本不用烧烟。”